

◆精神家园

雪花鱼,我的舌尖乡愁

彭真平

外婆的家在金江湖畔。金江湖是邵阳县最大的中型水库,20世纪60年代举全县之力修筑而成。外婆的老屋原本在金子岭山脚,修水库时挪到了半山腰。红砖瓦房面湖而建,距离水库最高蓄水位一百米不到,真正是临水而居,抛竿便可垂钓。常言道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,外婆家是“临湖农舍先得鱼”。一年四季,她的餐桌上湖鲜不断:新鲜的小湖虾,美味的黄刺鱼,筋道的湖蚌肉……这些,都是我记忆里挥之不去、思之垂涎的舌尖美食。最让我念念不忘的是外婆腌制的雪花鱼,那独特的鲜香滋味,满足了我对美食的所有想象。

雪花鱼,俗称“坛子鱼”,因多在冬天霜落雪飘的日子制作,故得此雅致如诗的名字。在金江湖一带,村民家家会做、户户会腌。但外婆腌制的雪花鱼,风味独特,口味与众不同,品尝过的人无不交口称绝。

小雪或大雪时节一到,外婆就会将舅舅们从湖里捕获的野生鲜鱼处理干净,斩头去尾,放置于通风的屋檐下晾晒一日。阴干水分后,再切成三指宽大小匀致的鱼块,盛在搪瓷大盆里。佐料不多,但须讲究:生姜、蒜籽适量,盐、米酒、辣椒粉要精准到位,缺一不可。盐是大粒粗盐,咸味十足;米酒是自家酿的包谷烧,清香浓郁;辣椒粉是红干“宝庆朝天椒”研磨而成,色泽鲜艳。鱼块、调料充分搅拌均匀,腌一个时辰,然后装坛密封。坛子是乡下人常用的土陶瓷坛,带水槽的。装坛前,外婆总是在坛子底部垫上一层洗净晒干的紫苏叶和野山茵。她说,紫苏叶的香、野山茵的鲜可以慢慢浸到鱼肉里,这是她腌鱼的“独门秘诀”。所有工序落定,余下的,就交给时间。

到了春节,雪花鱼是外婆家一道必不可少 的待客佳肴,常常馋得给她拜年的小辈们垂涎欲滴。每次菜刚一上桌,七八双筷子就不约而同、齐刷刷地伸向鱼碗……这时候,外婆总是慈爱地笑道:“小馋猫,莫急莫急,管够管够。”端坐在八仙桌上座的外公,夹起一块腌鱼肉,不时抿一口米酒,嘴里还念念有词,惬意满足的笑意写上眉梢。

可惜,外婆去世后,我就再也没有吃到过这么地道的雪花鱼,它成了我思之心酸、念之怅然的舌尖乡愁。

◆漫画新邵

昆庐寺
邓辉华
绘



◆樟树坨茶座

四只母鸡

胡秋娥

母亲来我家时说:“喂几只鸡吧,剩菜剩饭不用再倒掉,不然可惜了。”

我听了母亲的话。

赶集那天,我买了三只大黑鸡,一只本地黄鸡。母亲伸手摸摸它们的屁股,满意地说:“好!都是下过蛋的母鸡。”我纳闷,她怎么一摸就能断定是下过蛋的鸡。

我在后院为它们搭了窝。说是为了剩饭剩菜,不如说也是给家里添点动静。自从老公去世、两个孩子又住校,屋子里冷冷清清的。

刚买回那阵,它们吃得少,也不下蛋。母亲说,得缓一阵,它们才会认食、认窝、认人。

我留心看护它们。起初,它们胆子小,人一靠近,就会尖声叫着扑棱棱地飞开。我撒谷子,它们远远地看着,等人走远了,才凑上来啄。过了一个月后,我们渐渐熟了。有时我端碗在大门口吃饭,它们就仰着头看着我。我忍不住拨些饭放地上,它们便争着抢,急得很,有回竟跳起来,从我碗里抢食。

一个阴雨天,有只脚戴铁环的黑母鸡在围栏里不安地飞转。母亲说:“鸡想下蛋了,找窝呢。”我找来筐,里面铺上稻草,把筐放在鸡窝上。它进去、蹲下,又警惕地站起、飞下来,反复几次,终于伏住了。一刻

钟后,便听见咯哒、咯哒声。我抓把芭谷撒在它面前,它心安理得地吃起来。捡蛋的那种喜悦,实在无法形容。后来我每次从外头回来,都要先到鸡窝看看。

有只麻头黑鸡,最爱护食。只要是它在吃食时,别的鸡靠近,就会被它啄开。

另一只黑母鸡,头顶有一块疤痕,食量特别大,嗓子整天鼓鼓的。下的蛋也大,像鸭蛋。

比起三只黑鸡,那只黄鸡就太不起眼了。它不常下蛋,却爱抱窝,没完没了。我只好用绳子把它拴在窗下。

养了一两个月,早晨我就把它们放出去,让它们自己刨食。母亲说:“打野的鸡会下蛋。”果然,那三只黑鸡在外面吃得尽兴,每天都能下两三个蛋。

黄昏时,它们咕咕叫着回院,家里就热闹起来。我撒几把芭谷在地上,它们争着抢。那只护食的母鸡尤其凶,可拦也拦不住,逼得我直笑。吃饱了,它们在后院慢悠悠地踱步。等日头落尽,才归巢歇息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,喂鸡竟有了趣味。四只鸡各有脾气,各带活气。它们不只往我桌上添了佳肴,也给这冷清的家,添了些热热闹闹的声音。

(胡秋娥,邵东市作家协会会员)

◆古韵轩

故园秋色(外二首)

李红莉

获风拂野桂飘香,雁阵排云向昊苍。
霜染枫林千岭醉,露凝菊蕊满篱芳。
平畴稻浪翻金锦,曲岸菱波浸夕阳。
漫把丰年吟卷上,诗心犹系泰梁长。

浣溪沙·秋夜闲坐

远岫收云敛晚霞,桥头疏柳点归鸦。
新凉暗度碧窗纱。
瓦罐茶烟浮翠影,风翻诗页落黄花。
一庭秋色浸篱笆。

采桑子·篱院秋信

篱边豆荚摇金穗,柿坠枝头。
香漫柴楼,半担新粳晒未收。
阶前菊蕊凝清露,月淌溪流。
翁媪闲眸,雀啄余粮落瓦沟。
(李红莉,武冈作协会员)



◆旅人手记

三娘湾遇豚记

吴艳红

暑期,在广西钦州做生意的老同学一声吆喝,我们几个在湖南的旧友便坐不住了。两台车,八个人,从邵阳出发,过永州、入桂林,沿包茂高速一路向南,山越来越绿,天越来越低。轮番开了八个多小时,等风里忽然有了咸腥的气息,有人喊了一声:“看,海!”北部湾到了。钦州到了。

钦州古称安州,坐落在广西南部沿海、北部湾北岸,是一座有着一千四百多年历史的滨海古城。同学给我们接风时说,来这里别的都可以不看,三娘湾的海豚一定要去碰一碰运气。

第二天天刚亮,我们驱车来到位于犀牛脚镇的三娘湾。这是北部湾畔一处天然的避风海湾,也是中华白海豚的长期栖息地。海浪拍打着沙滩,留下一层湿漉漉的亮晶晶的东西,像谁铺了面镜子。海边一排排低矮的房子前,摆着刚捕捞上来的蛤、螃蟹和虾,海风一吹,咸腥气扑面而来。

同学替我们租了艘游船。船老大大约四十来岁,皮肤黝黑,笑着露出一口白牙。这是我第一次在海上坐船。船一晃,我脸色发白,两手死死攥住座椅靠背。旁边有同学打趣:“你这是坐‘海盗船’呢?”话没说完,一个浪打过来,他自己也踉跄了一下,众人笑作一团。

船慢慢往深海开,驶过三娘湾口的灯塔。岸边的渔村、沙滩渐渐退远,最后缩成一道浅浅的线。海面开阔起来,左边是连绵的海岸线,右边是无边的深蓝。天是淡蓝的,海也是淡蓝的,分不清哪里是水、哪里是天。海水清得能看见水下的暗礁和摇曳的海草,阳光斜斜照进去,折射出一片碎金。海风裹着咸湿的气息扑在脸上,把头发吹得乱七八糟。紧张渐渐散去,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说不出的舒展——平日里攒下的疲惫、焦虑,都随着这海风一卷,落进了无边的蓝里。

不一会儿,船老大熄了引擎,压低声音说:“就是这里了。”这片水域离岸边约摸三四海里,是中华白海豚常年觅食活动的区域。

大家都屏住呼吸,睁大眼睛在海面上四处搜索。可除了浪,什么也没有。“再等等。”船老大不慌不忙地划着船在这片水域转圈。等了三五分钟,有人小声嘀咕:“是不是今天不来

了?”我也有些泄气。心想果然是碰运气,哪有那么好的运气。就在这时,船老大抬手一指:“看那边!”

远远的海面上,一个灰影一闪,接着便没入水中。紧接着,又一个!两条!它们几乎是并排着从水里腾跃而起,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,又“扑通”一声扎回海里,溅起两簇雪白的浪花。“海豚!是海豚!”船上炸开了锅。有人尖叫,有人手忙脚乱掏手机,却忘了按录像键,所有人的目光都钉在了那片海面上。

我也呆住了。不是没在水族馆见过海豚,可在这茫茫大海上,野生的、自由的生命忽然出现在你面前,那种震撼完全不同。它们离我们不远,约莫二三十米。阳光下它们的皮肤竟透着一层淡淡的粉,像两团会游动的云。这样粉色的海豚是幼豚,三娘湾水质干净、食物充足,是它们世代繁衍的家园。我们能遇上粉海豚,算是撞上大运了。

它们像是在跟我们捉迷藏。刚在左边露出背鳍,转眼又从右边探出头来;你以为它们游走了,它们却在船尾不远处双双跃起,像是故意要逗我们。船上刚才还在欢呼的一群人,此刻都安安静静地看着,生怕一出声,惊走了这两个小精灵。

海豚最终消失在深海里,海面恢复了平静,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可船上每个人的脸上,都还留着兴奋的红晕。同学笑着说:“你们运气好,我来了三回,头一回见着这么近的。”

这些年,大家各忙各的,聚少离多。要不是这声吆喝、这趟跨越八百多公里的远行,我们这群人恐怕还凑不到一块儿。而北部湾的大海用它最珍贵的礼物——两条粉色的小海豚,给了我们一场最好的重逢纪念。

回程时,太阳升高了,海面碎金万点。船岸的渔船多了几艘。渔村的炊烟袅袅升起来,混着海的味道。我回头又看了一眼那片海,蓝得无边无际,温柔得像一场梦。

(吴艳红,新邵县作家协会副主席)

关心下一代教育好孩子

邵阳市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

有奖征文